

张志强 著

栗毓美 传奇清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此书写法新颖，构思奇特。趣味性、人情味比较浓郁，堪称佳品。

书中以史实为骨骼，以传说为血肉，成功地塑造了道光年间太子太保栗毓美清正廉明、不畏邪恶、忠心报国、勇于执法的形象。初署温县、宁陵留靴、光州审判官、开封任知府、河道任总督等曲折的故事，在山西、河南、湖北、山东等省广为流传，有口皆碑，栗毓美庙，至今香火不断。抛砖筑坝法，为栗毓美创立，在清史稿中占有相当篇幅，在世界的水利事业上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政迹卓著，道光皇帝封栗毓美为勤公，并以皇家方式为栗毓美在恒山北麓建了一处陵园，林则徐亲笔写了祭文，深表悼念。

书中还聚清官、庸官、污官、武侠、妓女、盗贼、暗娼、奸佞于一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笔力所至，击浊扬清，不但流淌着一种浩然正气和爱国热情，还蕴藏着温情脉脉的情思和惊心动魄的厮杀。一幕幕，扣人心弦，令人回味。

《传奇清官栗毓美》一书，还包含有古今哲理和为官之道，为一般小说所少有。这与作者多年研究哲学，爱用历史的、辩证的思绪方式有关，读之大有裨益。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亲爱的读者，不妨细细看过。

序

栗毓美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山西、河南、山东三省巡抚等职。在任山东、河南河道总督时,他创行的抛砖筑坝法,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项很有成效的坝防工程技术。清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八日,栗毓美积劳成疾,卒于河道总督任上。

栗毓美死后,清道光皇帝为他在原籍浑源县城城东,修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陵墓。当地人俗称栗家坟。此坟在“文革”年间遭到严重破坏。现在已划入北岳恒山风景游览区。

关于栗毓美的生平事迹,史料记载不详,民间流传的故事却颇多。《传奇清官栗毓美》依据有限史料,广泛搜集有关的民间传说,编撰成这一篇文字,语言流畅自然,故事性强,值得一读。

词曰:

高歌浩叹,栗毓美,身钟天灵地杰。多少游人留颂词,名字不应泯灭。几行青史,一通石碑,昭昭对北

岳。太子太保，曾占恒山春色。

几度秋风朗月，朝代更换，墓冢依旧在。不愧祭文林公撰^①，更有龙蛇书法。人生在世，去后留痕，激励山川奋发。一生业绩，值得后人评说。

南

（调寄《念奴娇》）

岳林公撰祭文，太子太保，曾占恒山春色。几度秋风朗月，朝代更换，墓冢依旧在。不愧祭文林公撰^①，更有龙蛇书法。人生在世，去后留痕，激励山川奋发。一生业绩，值得后人评说。

①林则徐曾为栗毓美撰写祭文。

目 录

天生其才	(1)
骤起风波	(17)
初署温县	(38)
奉檄平安阳	(61)
宁陵留官靴	(76)
以诗会女侠	(84)
淇县拿李得	(99)
巧判刘顺义	(114)
武陟捉水妖	(131)
荣任同知州	(149)
顶戴一时落	(164)
光州审判官	(180)
汝宁拿阎王	(195)
走马开封府	(209)
巧审哑巴案	(226)
谆谆教子	(237)
智擒风流仙	(250)

道台除害.....	(264)
湖北捕知县.....	(278)
则徐访毓美.....	(292)
设计拿皇亲.....	(304)
助赈什巡抚.....	(316)
河道任总督.....	(330)
抛砖筑坝.....	(343)
御赐金字匾.....	(354)
微山湖纳水.....	(374)
桃花峪跳河.....	(387)
逝世胡家屯.....	(406)

天生其才

秋雨绵绵，冷风嗖嗖，凌寒的菊花独自开着，点缀着恒山脚下浑源县城石桥南巷的一家普通四合院。

“啊呀，好肚痛！”一个女人姓白，嘴里喘着粗气，依偎在一个书生模样的丈夫怀里，“象要生了！雨亭，快叫接生婆去吧！”

“夫人，你坚持一会儿，我这就去叫！”栗雨亭说着，爱抚地撩起妻子额上的几丝头发，见白氏汗珠从头上滚了下来，连忙站起，走出门外。一伙本院的大嫂纷纷赶来，帮着白氏生下了一个胖小子。栗雨亭看着孩子，心里乐滋滋的，朝窗外的恒山拜了拜：“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日，我终于得子啦！待孩子过了满月，我一定上山烧香，再去榆社县教谕上任！”

过满月那天，栗雨亭请了些亲朋好友，前来庆贺。可屋子实在太小，炕上又连块好席也没有。富有富的过法，穷有穷的过法。栗雨亭向房东借了两张方桌，炒了点菜，买了点酒，大伙吃了一顿油炸糕。

按照浑源的乡俗，小孩过满月，就该起个名字。该叫啥呢？

“叫个虎子吧！威风。”

“叫个狗子吧！长命。”

栗雨亭倒底念过书，嫌这些名字都太俗。“虎子”、“狗子”都不称他的心，摇着头，想着词。

“相面，算卦！”一位阴阳先生在街上叫喊，招揽生意。

“有先生！”栗雨亭下炕、穿鞋，出门去瞧。只见先生头戴逍遥巾，身穿鹤氅，白净面皮，两道浓眉，一双秀眼，十七、八岁，道家打扮。看样子，如不是落拓书生，胸中也少不了文墨。忙上前招呼：“先生，请进！”

先生走进屋里。屋里的人一看先生来了，七嘴八舌地嚷嚷，叫给小孩子起个名字。先生看了看小孩，生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眼如朗星，顾盼生光，颇有几分灵气。于是，扬了扬手中拂尘，说了声：“叫毓美吧！”

“起得好！”大伙都称赞一番，请先生上炕入席，把杯让酒。

“先生仙居何处？”酒过三巡，栗雨亭大着胆子问。

“山人修炼于华山。”

“又欲何往？”

“来恒山一游，便去卦山。”先生有问必答，相当自然。喝了几杯酒，起身出门。栗雨亭拿了些碎银，送与先生，先生笑纳了，说声：“施主破费了！”遂飘然而去。

喜事在心光阴快。栗雨亭为儿子过完满月，又过了百日。就和妻子白氏抱上小毓美，上了恒山，去还愿。

这时，雪已经消了，路边的枯草冒出了嫩芽，唐峪口的柳树吐出了新蕾。巍巍恒山，青蓝青蓝，显出特有的光泽来。

一家三口，沿着盘旋曲折的山间小路，蹒跚行进，一座座突兀昂立的奇峰，竞相奔来，千姿百态。有的孤峭如柱，有的壁立如屏，有的尖突如笋，有的浑圆如镜。一片离合相续的山岚中，不时绕出一股股清流，汨汨地淌着。碧空之下，一派峰峦迭嶂，绵延百里的胜景。如此胜景，如果是诗人，想象的翅膀一定飞得更高、更远，去追求埋藏着的人生启迪。

“好景！好景！”雨亭一边走，一边看着儿子赞叹。自己虽有几滴文墨，做不来好诗，只凑付着吟了一首：“群山迥合耸高原，环拱宗峰势自尊。脉接大荒盘地轴，气连碧落近天阍。清虚定是神仙窟，高朗应为日月根。我欲振衣立绝顶，漫从三宰问其源。”

白氏紧紧跟在后边，用旧布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珠，没有精力逗儿子，只有一颗女性慈母的心。

一株株迎客松，笑脸相迎。

人在半山，仰望四君子松，真是天地空明，唯它独高。

“请！施主。”一家三口不觉到了庙门。小道士一见来了香客，忙往里边让。栗雨亭见了小道士，春风满面，善心横生，忙从大道衩^①里掏出一两白银，笑着说：“小师父，这是点香火钱，请收下吧！不要嫌少。”小道士扬起右手，口称：“施主破费了，善哉，无量寿佛！”

①衣袋的意思。

栗雨亭逢庙烧香，一直到了正殿。把儿子放在白氏怀里，从包袱里捧出十两白银，放在供桌上，敬纸上香，跪在妻子身边，暗暗祷告，保佑一家人平安。

“无量寿佛！”从正殿后边走出一位老道，四十岁上下，中等个，方脸白面，眉清目秀。上前打了稽首，看了看小毓美，十分喜欢。笑着问：“施主还愿来了？”

“怎不是！”①栗雨亭听见老道问话，笑着回答说，“感激神仙显灵，续了我栗家烟火。”

“无量寿佛，小施主，起名否？”

“已起。名叫栗毓美！”

“曾有字否？”

“这个，还没有起呢！”

老道沉吟片刻，忽然笑道：“小施主，与道家有缘，虽出生墨香家，但生活简朴，就叫做朴圆吧！”

“谢道长！”栗雨亭真想多敬些香火钱，手不由人地伸进大道袱，可道袱空空，掏不出钱来。写点布施吧，家景又十分贫寒，实在拿不出许多银两。只好以一片诚意，给道长磕了三个头，聊表寸心。

“起来吧！”老道伸手扶起栗雨亭夫妇。栗雨亭深情地说：“多谢道长！”

还了愿，了诚心，栗雨亭又从白氏怀里抱起小毓美，与妻子一块下山。

恒山北面，背阴湿潮，松林茂密，一股股潺潺溪流，依

①地方方言，是的意思。

山傍崖，逶迤北延，澄澈清碧，时宽时窄，宛如一条曲折的银蛇，修行在恒山主峰下。娉婷绰约，富有风致的香炉峰，四周有许多山岭，奇峭俊秀，各具神姿。有的象跃跃欲试的卧虎，有的象含情脉脉的玉女，有的象顶天立地的石柱，从北面装点着恒山。

“老虎！”白氏惊叫了一声。

栗雨亭正醉心于水、山，忽听妻子喊有老虎。忙问：“老虎在哪里？”“那不是！”白氏用手指了指东边山上，一片林下。栗雨亭一看，确实是只老虎，正低头吮吸着山泉水。

“别怕！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咱们走咱们的路。”栗雨亭话虽这么说，往紧抱了抱小毓美，带上妻子，加快了下山脚步。到了唐庄村，紧张的心，才松弛下来，长长叹了口气：“好悬啊！”

“咳哟，俺的鞋什么时候丢了一只！”下了山，白氏的心情平静下来，才发现丢了一只鞋。栗雨亭一看，妻子光着一只脚，穿了多年的旧衣服，也被山上的树枝、沙棘给挂乱了，留下了许多口子。白氏着急地说：“这该怎回城呢？”

“有了！”栗雨亭看见妻子着急的样子，开始也没办法，急得直搓手。这时，太阳已快落山，彩霞布满西天。栗雨亭脱下自己的鞋，从路边抓了两把枯草，往里边一塞，抱歉地说：“丈夫无能，夫人吃苦了。等天黑了，人看不见，咱们再回城。”

“哇哇！”小毓美饿得直哭，白氏忙解开怀，给孩子喂奶。可是，自己一天也没有吃上东西，腹内空空，肚里也饿得慌，哪有奶给孩子吃呢？小毓美吃不上奶，又“哇哇”地哭了起来。

栗雨亭心里相当难受，自己饿一点，已经习惯了，没有啥，可孩子受不了。一只光脚，一只穿鞋，在石滩上来回踱步，一会儿看看飞归的宿鸟，一会儿看看没有落下去的太阳，真想把太阳一把拉下西山去。平时怕天黑，这时，栗雨亭只恨天黑得太慢了。

盼呀，盼呀，太阳终于落下去了。白氏一只脚穿着女人的小尖脚鞋，一只脚穿着大男人的山东鞋，凑凑乎乎回了县城。

南有晋城，北有浑源，自古一直繁华。掌灯时分，沿街炸麻叶的，蒸黄糕的，卖凉粉的，卖肉食的，仍没有散摊子。小手工业品更是琳琅满目，摆在街头、店内。路经鞋铺，各种样式的鞋都有，想给妻子顺便赊一双。白氏忙说：“不用了，家里俺还有一双旧鞋，凑乎着能穿。孩子爹，俺思谋给孩子买一支毛笔，长大了，打好写字的基础。”“好，咱就买一支。”栗雨亭也十分赞称，就从沙河桥商店买了一支毛笔放在小毓美身上，一起抱回了家。

次日，栗雨亭又离家到了榆社县，担任教谕。白氏也从家计出发，养猪喂鸡，挣点小钱。生活勉强过得去。并省吃俭用，节余点钱，存了起来，等小毓美长大了，好供养读书。

随着日月推移，小毓美长到了七岁，一边在家读书，一边帮家里做些营生。一天，小毓美见母亲出外担水，就悄悄跟上，白氏到井台挑水，趁白氏不注意，又爬在井口往里瞧，井栏木齐齐整整，砖砌井筒长满绿色的苔藓。一小块蓝天映在下面，十分好看。好奇地问：“妈，井里的木头为啥不沤，青砖为啥不烂？”白氏一看孩子爬在井口，相当危险，

心里十分着急，生气地说：“你快点下来！”小毓美忙爬起来，回到母亲身边。“啪啪！”白氏在孩子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揍了两巴掌。小毓美呜呜地哭了，白氏也哭了。心想，“他爹在，能教孩子念书该多好啊！”

“妈，您送我读书吧！”小毓美哭了一阵，见母亲也哭了，忙止住了哭声，一边给母亲擦泪，一边说：“念出书，当个官，我给您挣钱，再别受苦了！”

“好孩子！”白氏变哭为笑，心里知道这有多么渺茫，但出自儿子小嘴，不仅又得到了许多安慰。

小毓美整天嚷着要念书，怎么办呢？白氏为之哀声叹气：“一文钱逼倒英雄汉，谁叫咱们穷呢？”

忽然，一人进了陈家小院，向小毓美家走来。

看去，此人年纪不大，身材矮小，瘦骨嶙峋，平平常常，貌不惊人。然而，五官端正，长脸细眉，高高鼻梁，菱角口，面目慈善，衣着干净，文质彬彬。

“是张天机先生！”来人走到窗口，开门的时候，白氏才看清了，与小毓美说了一声，忙下地招呼：“张先生怎么有空来到寒舍？请快坐！”

“寒舍出贵子嘛！”张先生笑着说，也不拿弄，顺便坐在炕沿边上，侧身看小毓美打算盘。

小毓美见书院的先生坐在自己身边，心里特别高兴，小指头扒拉着算盘珠子，先打个“担水人”，又打了个“凤凰单展翅”，打得干脆利落。先生十分喜欢，用手摸了摸小毓美的小头，笑着问：“你会打凤凰双展翅吗？”“不会！我爹还不会打凤凰双展翅呢！”小毓美仰着稚气的小脸，回答先生。“好，我教你，你高兴吗？”先生说着，就教小毓美打

“凤凰双展翅”和“狮子滚绣球”。一会儿，小毓美全学会了。

“这么聪明的孩子，为啥不送到书院上学呢？”先生有意识地试探白氏的口气。

白氏见问，无意识地叹了口气说：“俺正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不，孩子嚷着要去，可家里没钱，一时供养不起呀！”

“这有何难？送去不就可以了吗？能教上这样聪明的孩子，天机我分文不取，也心甘情愿。”先生心怀坦荡，直言不讳，右手抚摸着小毓美的头，爱惜地说：“孩子要求读书，其志不凡，明天就送去书院，不可耽误了孩子。”

“谢谢先生好意！”白氏见先生如此爱才，一边说着，一边扶起小毓美，让给先生叩头。小毓美听先生要教自己念书，心里自然愿意，忙推开手里算盘，给先生磕头。天机笑着扶起小毓美，安慰说：“行了，行了，剩下几个，等明天到圣人跟前再磕吧！”先生坐了一会儿，就告辞出屋，白氏一直送到大门外，礼貌地说：“先生慢走！”

先生过石桥，穿钟楼，回到书院，坐在家里，心潮起伏。一幕幕往事，浮上心头。

十几年前，自己生在农村，读书时，家里也相当困难。十年寒窗，满腹经纶，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少年得志，出任延安知府，满以为上可以为国出力，下可以为家争光。不料乾隆六下江南，劳民伤财。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七次东谒三陵，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赏嵩山，一次游览西安，多次避暑热河，十次穷兵黩武，大伤了元气。上梁不正，下梁歪。统治阶级大部分堕落、腐化、挥霍、奢侈，从表面上看仍然有如日上中天，臻于鼎盛。然

而，已显露出转衰的端倪。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员千方百计迎合乾隆虚骄的心理，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根本不管国计民生，只知道自己搜刮民财。贪官污吏横行，有识之士根本没有、或少有报国的机会。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与自己同龄的大部分纨绔子弟，醉生梦死。而自己的同僚，挥金如土，成天听戏唱曲、酒会观花、聚赌斗殴、嫖娼纳妾。许多官员，只为“升官图”，上下奔波，打通关节，昧着良心，干着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曾几何时，自己也想顶逆流而为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然而，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当了几天延安知府，办事惹了宦官，仕途险恶，辞官回乡，教书度日，却也自在。不过，天生大才没有用，免不了有几分愁肠。

“爹爹，您在想啥？”当天机忧天之际，一个小女孩跳了进来。

一头黑缎子似的长发，玉白粉嫩的脸蛋上，嵌着两条翠弯弯似新月的眉，眉下，一双秀美的眼睛，每一忽闪，那微微上翘的长睫毛，便扑朔迷离地上下跳动，端庄的鼻子，光洁而挺秀，小巧的嘴唇从不轻露牙齿，显示出果决和桀骜不驯的性格。一双桃形的绿玉耳坠，衬托在一身淡红色的衣裙上，十分和谐、艳丽。

“过来，彩霞！”先生抱起女儿，在地上绕了几个圈，慢慢放下说：“爹又想往事，有时激动，有时悲愤。”

彩霞年幼，啥事都不懂，却摇着天机的头，撒娇地问：

“您讲给我听一听，好吗？”

天机收住了笑容，把女儿放在腿上，一边抚摸着女儿白嫩的小脸蛋，一边感叹地说开了。

归乡的前一年，你刚刚生下，朝里的大官穆彰阿，到延安为父没有满足穆彰阿的贪欲，便被中伤。为父又写了一份奏章给朝廷，不料，流言蜚语，更加猛烈。一气之下，辞官归乡。

女儿似懂非懂，眨巴眨巴大眼睛，好奇地问：“当官不是挺好吗？坐上好大好大的轿，多威风！您怎么不当了呢？”

望着女儿的幼稚，天机哭笑不得，只愤愤地说：“没办法，只恨苍天无眼，神州有多少人才自生自灭了呀！”

“不，您那么大的学问，一定能当个大官！”小彩霞深信自己的父亲。

天机也怕冷了女儿的心，压住悲愤，苦笑着问：“彩霞，你能说爹爹当多大个官？”女儿见问，把两条小胳膊尽力张开，嘴里喊：“这么大，这么大！”仿佛爹爹的官运，是随着女儿的小胳膊能张多大而定的。天机看着未涉世事、天真幼稚的女儿，啼笑皆非，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吻着女儿白嫩的小脸蛋，心里不知是喜？是悲？还是恨？

夜里，天机与女儿躺在炕上，望着靠书桌墙上的“归潜”条幅，思念自己的平生志向，修身、治国、平天下，穷究哲理，发挥天性。然而，现实铁一般的冷冰，铅一样的灰蒙，快三十的人啦，立起来又倒了，不由长叹。

“恒山寂静兮，

浑河水浩荡。

虎豹蜷伏兮，

鸾凤翩飞翔。

慕潜于农耕之伊尹兮，

但我却未施张。

羡隐于渔钓之太公兮，
文王又在何方？
可惜清洁泉水兮，
浇得满头白霜。
社会混浊不堪兮，
气走了多少张良！
茂盛发达之荆棘兮，
放纵了多少虎狼。
何况天机不遇兮，
单单孤孤又有何方？
在家兮，在家兮，
愿伴着松柏青苍。”

叹吟了一会儿，对女儿说：“天命难违。天让我进而出仕，便以圣人之道，救济世人。天让我退而隐居，便以圣人之道，启发后代。”女儿不懂这些，呼呼入睡了。天机把女儿放在炕上，自己也解衣上炕，慢慢睡着了。

火红的太阳从恒山顶上爬出来了，浑源县城沐浴在阳光中。

“先生还没有起来吗？”白氏带上小毓美，早早进了书院，在屋外低声问。

先生在朦胧中听见问声，忽然爬起，睁眼一看，天已大亮，忙穿上衣服，洗手、净面，走出家门，把小毓美和白氏引到大成殿。

大成殿在书院中间，宽七丈、深三丈、高二丈，砖木结构，建筑宏伟。里边塑着孔圣人像，东西两厢有七十二弟子。